

残 雾

(四 幕 话 剧)

第十卷

目 录

残雾

第一幕·····	3
第二幕·····	27
第三幕·····	51
第四幕·····	82

张自忠

写给导演者·····	111
第一幕·····	118
第二幕·····	140
第三幕·····	162
第四幕·····	184

面子问题

第一幕·····	208
第二幕·····	232
第三幕·····	261

大地龙蛇

序·····	287
第一幕·····	292
第二幕·····	320

第三幕.....	341
----------	-----

归去来兮

第一幕.....	371
----------	-----

第二幕.....	390
----------	-----

第三幕.....	409
----------	-----

第四幕.....	424
----------	-----

第五幕.....	442
----------	-----

谁先到了重庆

第一幕.....	459
----------	-----

第二幕.....	480
----------	-----

第三幕.....	497
----------	-----

第四幕.....	521
----------	-----

残 雾

(四 幕 话 剧)

第 一 幕

时 间 二十七年初秋的一个上午。

地 点 重庆。洗局长家客厅。

客厅里不十分讲究，可也不算不讲究。装饰与布置大概是全家人的集体设计，大概也就是不十分讲究而又不算不讲究的原因。左壁设红木长几，几上有古瓶一尊，座钟一架。壁上悬大幅北方风景油画。右壁设方桌，覆花桌布，置洋磁茶壶茶碗成套。正壁悬对联，字丑而下款值钱。堂中偏左有太师椅一把，铺红呢垫，是为“祖母椅”。距祖母椅不远，有洋式小圆桌一，上置镀银烟灰碟及洋火盒一份，炮台烟一听，四把椅子。另有一大躺椅，独立的在正壁对联下。电灯中悬。电话与对联为邻。左壁有门通院中。开门略见花草。右壁有门通内室，故悬绸帘。地板上有地毯。

人 物 刘 妈——北方人，逃难，失去一家大小，屈作女仆。三十上下岁，真诚干净，最恨日本。

洗仲文——洗局长之弟，有点思想而不深刻。爱发愁，可是也会骂人打架。二十三岁，穿洋服，稍微有点洋习气。

洗太太——洗局长之妻，大学毕业而以作太太为业，既不新又不旧，既不美又不丑，想独立而无毅力，受

压迫又欲反抗。四十一岁，衣服还看得下去，脸上可已不多擦粉。

淑菱——洗局长之女，十八岁，“新时代”的女儿，似生下来便知如何抹口红者。

洗老太太——洗局长之母，六十多岁，只求饱暖，有小牌打，乐享晚年。没有思想，颇有身分。

杨茂臣——四十岁，职业无定，作汉奸也可以，作买办也可以，现在正作着各种的官，官小而衙多；化零为整，收入颇有可观。

杨太太——茂臣之妻，与丈夫精诚团结，形影不离。有心路，不顾脸面。三十六七岁，仍自居为摩登少妇。

〔幕启。〕

刘妈（在客厅中收拾打扫。从茶几上拿起一只丝袜子，摇摇头；把袜子放在椅子的扶手上。从烟灰碟中拿出两个颇长的烟头，放在掌中掂了掂，叹息）什么时候，炮台烟还半支半支的扔！（收拾到条案，抬头看了看壁上的大幅北方风景画。只看了一下，即急忙象矫正自己似的，低头拂拭案尘。可是，手还在擦拭，眼又不由的找到那张画；手由速而慢，以至停顿；摸索着提起衣巾，拭了拭眼角；仍呆呆的看画）家？哼，连高山都丢了！（想用手摸摸画上的山，只抬到半路，就落了下来；仍呆视着）

洗仲文（进来打电话，没注意到刘妈，刘妈也没理会他。他用极高的调门叫号数，要不是以为高声叫便可以早些叫通一些，就是心中有点不痛快，对电话机发泄发泄）二

二七八!

刘 妈 哟! (显然是吓了一跳,可是极快的恢复了擦桌子的工作)

洗仲文 (声音更高了些)要二二七八,二二七八! (电话机中大概是专摹仿着刮风与老鼠咬东西的声音,仲文耐性的等着)

刘 妈 (扭过头来)这儿的电话呀,跟这儿的耗子一样,老打不着!

洗仲文 (微微摇头,教她别出声。连连拨叫;等着;仍无消息;用力挂上耳机)没办法!

刘 妈 (胜利的)我说是不是? (凑近两步)二爷,这两天怎样了?

洗仲文 (无聊的坐下)什么怎样了?

刘 妈 (悲而强笑的)仗打得怎样了?

洗仲文 (随便的)还是那样。

刘 妈 二爷别那么说呀! 难道咱们白丢了那么多地方,(回头看看壁上的画)白死了那么多人,就不往回打啦? 我就永远回不去老家啦吗?

洗仲文 (不由的笑了一下,很短)你别那么说! 事情是那样吗,教我怎么说明? 别忙,慢慢的打,准能打胜!

刘 妈 (手无力的垂下)可也对! 咳! (低头楞了一会儿)二爷,您要不嫌麻烦啊,还得替我写封家信!

洗仲文 你这一月的工钱,大概都买邮票用了吧?

刘 妈 (假意一笑,手又去提衣襟)那有什么法子呢! 一家大小全没个信,活活把人急死!

洗仲文 (同情的劝告)可是,你不是说过,他们和你一同逃出

来，在中途走散了吗？你现在还往家里寄信，他们怎能接得到，还不是白费事？

刘 妈 （还抹着泪）我尽我的心就是了！万一，万一，他们有人又跑回家去呢。我是个女的；要不然我就不往外跑；要不是鬼子糟践女人，谁能舍得了家呢！老天爷瞎了眼，不把日本畜类都用雷霆了！

洗太太 （慢慢的进来）刘妈，刘妈，快干活儿吧，别一天到晚老叨唠这一套！

刘 妈 是啦，太太！（一边转身，一边找补）我是心里真难受哇，太太！要不然我哪能这么贫嘴恶舌的讨人嫌！

洗太太 得啦，快擦桌子吧！（看见椅子上的袜子）够多么好！客厅里脱袜子，多有规矩啊！

刘 妈 等我擦完桌子，就给小姐送了去。年轻的人都是喇喇忽忽的！

洗太太 （向仲文低了点声）给“他”打了电话啦？他说什么来着？

洗仲文 （象很对不起嫂嫂似的，摇了摇头）又没打通！

洗太太 再打一次试试！

洗仲文 待会儿我找哥哥去。我怕打电话，一叫不通，我的脑子里就空出一块来；这儿的电话还是永远叫不通！大嫂，不用着急，有我呢！什么事都有我呢！大哥要是真不养活你，我会揍他！

洗太太 你可别真去揍他呀；那么一来，我可就更难受了！

刘 妈 （贪着听他们说话，手虽在桌上，可早已停止擦拭。仿佛是自言自语，巧妙的接过话来）这年月，着急才算白饶呢！太太，就想开了点吧；有什么主意呢！就说我吧，一家大小——

洗太太 我没工夫再听你那一套，连我自己的事还愁不过来呢，没工夫再替别人发愁！你一家大小都逃散了，至少还落个“眼不见心不烦”哪。看我！看我！（凑过刘妈去，仿佛要打架似的）别看我这样，我也是大学毕业，在社会上我也有个名儿！当初，我的脸也不这么黄，腰也不这么粗，那小子，（觉得太过火了一点，迟顿了一下）你们老爷，也曾跪在我的脚底下，求爱，求婚！现在，我的脸黄了，腰粗了。生儿养女，操持家务，教我变成了老太婆，我愿意吗？是我的过错吗？（咬住下嘴唇）可是，没法讲理：一个女子，只要脸一黄，腰一粗，公理就没有关系了。男人就跟此地的耗子一样，他糟蹋完了你，还翻着眼看着你，看你到底怎么生气。这个，我早就看明白了；自从淑菱，你们小姐，四五岁的时候，我就看明白了。可是，我忍着，象条忠诚的老狗似的，那么忍气吞声的忍着，吵架有什么用呢？咱们作女人的，美就是胜利；腰粗脸黄呀，趁早不必自讨无趣！

刘 妈 （未必听明白，而专为讨好）可就是！一点不假！

洗太太 现在更好了，老爷进门，一语不发。他的眼，他的鼻子，他的神气，他吸烟，他喝茶，都带出来：“你还不快滚蛋吗？你讨厌！讨厌！快快滚，我好把年轻貌美的妇人接到家来！”你问他什么，他老是那个劲儿，一语不发，只给你那个神气看。我不能滚，这个家是他的，也是我的；我有权利住在这里！

刘 妈 无论怎么说，您是太太呀！嘻嘻。

洗太太 太太！哈哈！还不如一条狗呢！这几天更好了，爽性不回来了。钱，他拿着；人，不照面。老太太要吃要喝

要耍钱；小姐要穿要戴要出去玩，我怎么办呢？你说你委屈，哼，我还不如你呢！你丢了家，我在家里头把家丢了！

刘 妈 太太到底比我强呀！

洗太太 比你强什么？打完仗，你还能回家去，我上哪儿？我告诉你，（低切的）我不久就比你还得低下好几层去呢！我看明白了人家的意思：人家不搭理我，而我还不滚；好，人家会把野娘们接到家里来，教我伺候着。日本人就那么办，太太得伺候野娘们！

洗仲文 大嫂！（立起来）何必呢！哥哥不敢那么作；他要是真不要脸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会揍他！

洗太太 （楞了一小会儿）我知道，跟刘妈说这些话仿佛有失身分。可是你总得教我说说吧！难道这一肚子怨气连——

淑 菱 （光着一只脚）嗨喽，妈妈！又发牢骚哪？喝，二叔，你也在这儿哪？看见我一只袜子没有，刘妈？
〔刘妈慢慢的去拿袜子。〕

洗太太 这么大的姑娘了，就把袜子脱在客厅里啊？

淑 菱 有什么关系呢？（撒娇的拉住妈妈）妈，老说你是大学毕业。告诉你，妈妈，现在的一个小学校的女孩儿也比妈你开通，也比你多知道点事。你信不信，妈？

洗太太 （无可如何的笑了一下）别的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你比我会花钱。

淑 菱 所以也多明白经济问题！（接过刘妈递给她的袜子）就说这样的丝袜子吧；你要去买，妈，得花十五块钱；我呢，一分钱也不用花。有的地方卖袜子，有的地方白给

袜子，就看你会找那个地方不会找！（一边说，一边坐下穿袜子）看，妈，你看，多么抱脚！

洗太太 （转过脸去）原谅我不能欣赏这种经济袜子！

刘 妈 也别说，可真是美！

淑 菱 刘妈！你今天没求二爷写家信哪？

刘 妈 小姐，就别拿我打哈哈了，您一点也不知道我心里多么难过！

淑 菱 我怎么不知道，那天我去看抗战电影，看见那么多难民，我还掉了两个眼泪呢！

洗仲文 那就很不容易了！

淑 菱 然后，用粉扑擦了好大半天；红眼妈似的多丢人哪！（凑过仲文去）二叔，借给我五块钱，我今天非出去不可！听说爸爸实行经济封锁，真的吗？（见仲文点了点头）其实，我要是找爸爸去，一定能要得出钱来。不过，妈妈和你既要抵抗，我就不能作汉奸！所以二叔你得借给我钱，咱们是经济同盟！

洗仲文 淑菱，听我告诉你！我准给你五块钱，可是你得先好好的听我说几句话。

淑 菱 拿五块钱来！话，用不着说；我准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何必脱了裤子放屁，费两道手呢？

洗太太 淑菱，那是怎么说话呢？你听听二叔说什么，他的话害不了你！

淑 菱 我说我准知道二叔说什么，妈你不信；看我试验试验：（摹仿着仲文的声音和姿态）“淑菱，现在是抗战期间，凡是一个国民都该以最大的努力，去救亡图存！象你！淑菱，一个年轻力壮的女孩子，为什么把光阴都花费在

烫头发，抹口红，看电影，讲恋爱上面；而不去作哪怕是一点啊，有益于抗战的事呢？”哈哈哈哈哈！学得象不象，妈？猜得对不对，二叔？得啦！二叔，那一套我都听腻了；听腻了的话，就跟破留声机片一样，听着教人伤心！再说，难道我没关心抗战吗？抗战电影——等我想想，（屈指计算）啊，一共出过十二部了；二叔，你看过几部？我都看了！此外，朋友们约我去和军官们吃吃咖啡，或是跳跳舞，我都不拒绝；我不能上伤兵医院去慰劳呀！可是慰劳军官也是工作。你要知道，二叔，在抗战中，我们摩登女孩子只能以摩登女孩子的资格去尽力。假若你不许我烫头发，抹口红，我就不摩登了；假若你不许我看电影，喝咖啡，而教我去“抬枪上马”，我就不是女孩子了。失去了这两重资格，我就什么也不是了；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，我问你，二叔，可怎么活下去呢？抗战不是为了争取生存吗？嘻！你当是我们女孩子们就都是木头作的，一点脑子没有哪？我刚才说的那一片话，就是我们一群女孩子在咖啡馆里费了好几小时的工夫讨论出来的！得了吧，拿五块钱来！

洗太太 （见仲文要掏钱）二爷，不能这么给她钱！

淑 菱 妈妈！干吗这么厉害呢？！要厉害，怎么不跟爸爸施展施展去呢，单欺负我？！

洗仲文 淑菱！你——我要不看你是个女孩子，真会揍你一顿！

洗太太 好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！（一软，坐在沙发上，手捂上眼，低声哭起来）

淑 菱 （楞了一小会儿）妈！（叫出以后，又觉得不应当这么投降）哼！（向仲文）幸亏我是个女孩子，要不然早就教你

揍扁了！

刘 妈 小姐！去劝劝太太吧！

淑 菱 滚！滚你的！

〔刘妈象受了委屈的狗似的溜出去。〕

〔仲文看了看嫂子，不愿过去安慰，也许以为多哭一会儿她心中倒能痛快点。要向淑菱说话，话到嘴边又咽下去，觉得对她多说话不是什么有用的事。〕

淑 菱 你给我钱不给？（几乎是声色俱厉了）我要不是去会一个思想家，根本就用不着这样向你们低三下四的。这位文化人喝咖啡，得我给钱，我不能空手出去！你们不明白别的，还不懂得尊重文化人吗？我就是希望我自己会写文章，登在报纸上！你们自己都常把“大学毕业”挂在嘴边！（见仲文不动）呕——（颇象空袭警报）

洗老太太（扶着刘妈）怎么，又警报啦！（颤起来）

刘 妈 不是，是小姐——唱歌哪。

洗老太太 啊！把我都吓出毛病来了，听见一个长声，我就以为是警报呢！（仲文过去搀老太太。洗太太明知老太太到了，可是故意的还低着头，故意的无礼貌仿佛是她最大的反抗）

〔老太太坐在由她专利的椅子上，慢慢的在衣袋里掏，掏了半天，摸出把小钥匙来，递给仲文。〕

洗老太太 去，去上我屋里——（看了刘妈一眼）刘妈你出去！

（等刘妈走出去）上我屋里去拿我那对金镯子来。床旁边的小桌上，楠木小箱里，有个小盒，开开小盒，把镯子拿来。（见仲文出去）菱儿！你妈又怎么啦？

淑 菱 （为是转变空气，把笑容搬运到脸上来，话声非常娇柔）

我也不大清楚，奶奶！也许因为爸爸两三天没回来吧；我可说不清！奶奶，不用又戴上金镯子，刚才是我嚷着玩来的，不是警报！

洗老太太 十六那天，一清早，门口有辆汽车叫唤，我以为是警报呢，心里一动。赶到十点多钟，真警报了；你看，我的心不会自动！刚才你一嚷，我心里又动了一下；你等着，待一会儿准警报，错不了！反正我不躲，就坐在这儿；炸死，好戴着我一对我心爱的金镯子，不致于空着手儿“走”了！

淑 菱 真要是炸死，恐怕连金镯子也炸碎了，才不上算呢。

〔洗太太轻轻的走出去。〕

洗老太太 唉，你就盼着奶奶炸死，没良心的丫头片子，白疼了你啦！

淑 菱 我哪能盼着奶奶被炸死呢。（声音娇极）我是说呀，何不把镯子交给我去献金？

洗老太太 来，我看看你的手。（拉着孙女的手）你怎么不把你的戒指献了去？单来找寻我这老婆子？

淑 菱 我们年轻的女孩子们哪，都献过金了。我们献金，不必从自己身上掏，我们会向别人要。人家拿钱，我们去献，既热心，又保存实力。象奶奶这么大年纪，一劝别人献金，（瘪着嘴学老太太）“快献金去，老二！”人家就会躲开你，只好自己往外掏东西了，是不是？

洗老太太 你有你的理，我有我的理，我自己的镯子，自己戴了去！活了这么一辈子，临死再连心爱的镯子也戴不了走，那就太，太——什么年月！

〔仲文拿了镯子来，递给老太太。〕

淑 菱 哼，这对老玩艺儿多么笨哪！奶奶，你给我一只，我就能把它变成两只，又轻巧，又好看！

洗老太太 你好好的，听话。等打完仗，我也没炸死；到你结婚的时候，我就把两只都给了你！（把镯子慢慢的戴上）

淑 菱 喝！可费了事啦！得打完仗，得没炸死，还得我结婚！祖母的爱心哟！得了，奶奶，不必提镯子的事了，先给我五块钱吧！

洗老太太 干吗用？

淑 菱 等我用完，给奶奶开来报销就是了；先给我！（见老太太摇头）真要命！要五块钱比开金矿还难！是这么回事，我得去会一位文化人，思想家，不能空着手儿去，所以要五块钱！明白了吧，奶奶？

洗老太太 文化人是作什么的？

淑 菱 写文章的，提高文化的，最有学问的人。

洗老太太 呕！没有一个好东西，趁早离他们远远的，越远越好！听我的话，菱儿，好好的在家里，等吃完饭，咱们打小牌玩；赢了算你的，输了我给你垫上，行不行？规规矩矩打个牌，不比跟野小子们满街上乱跑去好；什么文化人白“话”人的！

淑 菱 （深深叹了口气）看样儿，中国非亡不可！（凑过仲文去）二叔，这个问题还是得你来解决。

洗老太太 文，不能任着她的性儿，不给她！

洗仲文 （一边掏钱一边说）让她走吧；再呆在家里，准气死几个子！

淑 菱 （接过钱来）走喽！奶奶！（手高抬，五元的新钞票象面小旗似的在手指中夹着，连蹿带跳的往外走）